

葛羅斯曼著

生命



作家出版社

4464

葛羅斯曼著

生 命



水 夫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生 命

葛羅斯曼著
水 夫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委員會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西芳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319) 字數：26 千

開本 317×437 1/50 印張 1 $\frac{8}{25}$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價(60).13元

前 記

伐西里·謝妙諾維奇·葛羅斯曼生於一九〇五年，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大学數理系畢業。他在頓巴斯擔任過安全技術方面的工程師，也在莫斯科擔任過技術工程師。

葛羅斯曼的第一部大部頭作品“葛柳考夫”（一九三四年），是用頓巴斯的礦工生活做題材的，它引起了高爾基的注意，發表在高爾基主編的文藝叢刊“第十七年”上。此後葛羅斯曼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幸福”（一九三五年）和“四天”（一九三六年）。他的長篇小說“斯吉邦·柯耳楚金”（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描寫革命前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和工人革命者的性格的形成。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偉大衛國戰爭時期，葛羅斯曼擔任“紅星報”的記者。他寫了“主

攻方向”、“用契霍夫的眼睛”、“特烈勃林卡地獄”、“生命”、“老教師”等等軍事特寫和短篇小說。他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一九四二年)描寫蘇聯人民在戰爭中的英勇偉績，充滿了戰勝法西斯侵略者的信心。所有這些作品都收在“戰爭的年代”(一九四五年)中。

戰後，葛羅斯曼一直在寫描寫斯大林格勒防衛戰的長篇小說“爲了正義的事業”，它的第一部在一九五二年發表後，曾受到嚴厲的批評。後來，作者經過法捷耶夫和“軍事出版社”的幫助，改正了書中的錯誤，終於使新版“爲了正義的事業”(第一卷，三部)成爲了近年來最傑出的小說之一。

“生命”不但是葛羅斯曼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也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作者在這裏描寫了一支只有二十七個人的紅軍隊伍對敵人進行的堅決鬥爭，表現了蘇聯軍隊的高度政治自覺性與組織性。

譯者 1955年6月

Т0000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Жизнь

據 “Рассказ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2) 譯出。

定價一角三分

這個故事是一個偶然遇到的旅伴——一個患瘡疾的大尉——告訴我的。他冒着冷冰冰的大雨站在大路上，舉起一隻手請求我們停一停，他披着軍用雨衣，沒有血色的、發青的嘴唇上露出微笑。鄔蘇羅夫把載重噸半的卡車停了下來。大尉爬進了車廂，在蓋着一堆廢物的骯髒的、濕淋淋的防雨布上坐下。這堆廢物是我們的那位善於打算的鄔蘇羅夫拖來的，裏面有繳獲來的意大利床啦，德國砲彈箱啦，舊的汽車外胎啦，一大堆吱吱作响的二十公斤容量的油桶啦等等。路很壞，卡車很費力地爬着，車輪不時空轉着，有時車身側着行駛，所有坐在車廂裏的人就要抓住攔板。有兩次不得不停車，因為水箱裏的水沸了。鄔蘇羅夫急得在卡車周圍直轉，用靴子踢着外胎，蹲下來望着車底彈簧，說着所有在前綫道路上奔走的

人都很熟悉的司机的嚇人的話：“後牙包兩次碰了地”，“主片壞了”，“軸承壞了”，“方向結快要壞了”，“得把後軸套推開”，“机油不夠了”，“馬達就要燒壞了”。這種話使人喪氣……那位有病的大尉，雖然因為寒顫牙齒打着戰，一路上却還講着這個故事。後來他說：“這兒就是衛生隊，我到了。”鮑伐少校用拳頭敲了一下車頂，鄔蘇羅夫從小窗子裏朝外面望了一望，撇着嘴說道：“在這樣的斜坡上怎麼能停車，我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刹車了。”大尉越過攔板爬了下去，道了謝，提着軍用雨衣的衣裾，在泥濘裏一步一滑地朝遠處一座農舍蹣跚地走去。

鄔蘇羅夫走了出來，望了望，用手指指着說道：“瞧，那就是我說過的高坡，四百公尺高的山，已經有二十來輛車子停在那裏，連三軸的汽車也不中用，連美國汽車也停着，——正是我們的‘柯侖比娜’^①出風頭的時候了……”他用手掌

① “柯侖比娜”是意大利歌舞劇中的一個角色，是唱歌跳舞的人。此處形容車子走得不穩，像跳舞。

拍了一下舊卡車的潮濕的欄板，突然懷着快活淘氣、不顧一切的心情唱了起來：“你可記得我們的相會和那淡藍的黃昏……”接着就坐進了司機室，開動了摩托。

我把大尉所講的故事記了下來。

1

一小隊紅軍戰士在頓聶茨草原上行軍，在被戰爭破壞的礦區村落裏一面戰鬥一面突破，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德國人兩次包圍了他們，可是他們也兩次突破了包圍圈，向東方移動。但是這一次要突破是不可能了。德國人用步兵、砲隊、迫擊砲隊密不通風地包圍了這支隊伍。

德國上校認為，他們不肯投降是違反邏輯和理性的。戰綫已經移到了一百公里以外。可是這一小撮蘇聯步兵還要守在井口棚的瓦礫堆裏繼續射擊。德國人日以繼夜地用大砲和迫擊砲轟擊他們。不能走近，因為紅軍戰士有機關槍和防坦克槍。他們儲備的彈藥顯然很多：他們並不可惜子彈。

全部經過是非常丟臉的。集團軍長官打來了

一個冷嘲熱諷的無線電報——問上校要不要派軍團砲隊和坦克來支援。上校受了侮辱，非常苦惱，把參謀長喚了來。

“您可明白，”他說，“殲滅這支人數不多的隊伍，我們並沒有什麼體面，可是它多存在一小時，就是我的、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的和全團的恥辱。”

天一亮就開始用團隊的重迫擊砲轟擊這一片瓦礫場。重達一普特^①的黃肚子的迫擊砲彈听话地、準確地飛向目標。似乎每一公尺的土地都被翻過了、掘過了。已經消耗了一個半的彈藥基數，但是上校仍舊命令不要停止砲火。此外，他还命令使用一百零五糎口徑的大砲。烟霧和塵土直衝到半空中，井架的高牆轟隆地倒坍下來。“繼續開火，”上校說。石塊四面飛射，鋼筋像朽爛的綫一樣斷掉。混凝土紛紛撒落下來。上校用望遠鏡觀察着這件可怕的工作。

“不要停止射擊，”他又說了一遍。

① 一普特等於十六·三八公斤。

“在每一個俄國人身上，我們大概已經花了五十顆重迫擊砲彈和三十顆砲彈，”參謀長說。

“不要停止射擊，”上校固執地說。

兵士們又餓又累，但是他們早飯和中飯都沒有功夫吃。

一直到了下午五點鐘，上校才發出總攻擊的信號。德國人從四面八方向瓦礫場衝去。衝鋒部隊的武器是自動槍、手提機關槍、強力的火焰放射器、炸藥、手榴彈、攻坦克手榴彈、刀子和鎗子。他們一步一步逼近着瓦礫場，一面發出可怕的叫喊，想把對那些據守井口棚的人的恐怖淹滅在喊叫声、隆隆聲和鏘鏘聲中。可是迎接衝鋒部隊的是一片寂靜。沒有一聲槍聲。沒有一點動靜。最先衝進去的是偵察隊。“俄國佬！”兵士們叫道。“俄國佬，你在哪裏？”石塊和鐵片默不作聲。自然，他們以為俄國人被打死得一個都不剩了。軍官們命令仔細搜索，把屍體掘出來，報告屍體的數目。

搜索進行了很久，但是沒有發現屍體。許多地方留着一灘一灘的血，亂扔着血跡斑斑的繃帶

和破爛的、血污的襯衫。

搜索的結果發現了四挺被德國砲彈打壞的手提機關槍。罐頭食物、紙包的濃縮小麥粉和豌豆粉、以及餅乾等等却沒有發現。在一個彈坑裏，偵察員找到了一個吃了一半的飼料甜菜。兵士們研究着這個生產井筒：从各处都有血跡通到井筒裏。在一個釘在井筒木壁上的梯把上，縛着一根繩子。可見俄國人是沿着這些急救用的梯把降到礦井裏去並且把傷員帶走的。三個德國偵察員，腰裏縛了繩子，手裏拿着手榴彈做準備，沿着井筒下去。礦層很淺，井筒的深度不滿七十公尺。偵察員們剛剛到達井底車場，就拚命拉起繩子來。他們被拉出來的時候已經人事不省，渾身是血，但是他們身上的彈傷証實俄國人是在礦井裏。很清楚，他們在那邊待不久——被發現的一個吃了一半的甜菜証明俄國人已經沒有糧食了。

上校把這一切情況都報告了指揮部，接着又从集團軍參謀長那裏接到一分非常毒辣尖刻的電報：將軍祝賀他的異常重大的勝利，希望在最近幾天內能够徹底摧毀俄國人的抵抗。上校陷入了

絕望的境地。他明白，情形會變得很可笑。

此後他們採取了下面的措施。

他們兩次順着井筒放下用俄文寫的招降的紙條。上校答應，投降的人可以保全生命，受傷的人可以得到幫助。可是兩次紙上都用鉛筆批着：“不”。後來來了幾個德國化學家，朝井筒裏投下了很多發煙罐。但是顯然，空氣擴散作用的缺乏使煙霧不能散佈到地下巷道裏去。那時，暴跳如雷的上校就吩咐把礦村裏的婦女都召集攏來，對她們宣佈，如果躲在礦井裏的紅軍戰士不肯投降，那麼所有的婦女和孩子都要被槍斃。他們叫婦女們選出三個代表；把這三個代表放下礦井，爲了拯救婦女們和孩子們，她們一定要勸紅軍戰士投降。如果紅軍戰士拒絕投降，那麼井筒就要被炸掉。

當代表的是：支柱工的妻子紐莎^①·克拉馬連柯，戰前在洗煤機上工作的伐爾伐拉·淑托娃，還有瑪麗亞·伊格那季葉夫娜·莫伊謝葉

① 紐莎是安娜的愛稱。

娃。瑪麗亞·伊格那季葉夫娜是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大女兒已經十三歲了。這三個女人請求德國人准許老採煤工柯茲洛夫和她們一起到礦井裏去，——她們怕沒有嚮導會迷路，因為在放瓦斯之後，紅軍戰士大概退到遠處的巷道去了。老头也自願替她們帶路。德國人在井筒頂上裝了一個絞盤和一個滑輪，把“一盆花”——通常在掘進時使用的木盆——裝在滑輪上，縛了一根從壞了的吊籠上拆下來的粗索。

代表團被領着向礦井走去。一大羣女人和孩子哭哭啼啼地跟在後面。代表們自己也在哭——她們在跟孩子、跟她們的親人、跟村子、跟世界告別。

女人們從四面八方喊道：

“紐施卡^①，伐麗卡^②，伊格那季葉夫娜！全部希望都在你們身上了！”

代表們哭着喊道：

① 紐施卡也是安娜的愛稱。

② 伐麗卡是伐爾伐拉的愛稱。

“難道我們不知道嗎，我們自己也有孩子！”

柯茲洛夫老头拐着左腿走在前面，——這條腿是在一九〇六年，在西面輪子坡通路附近的頂板崩坍時被壓壞的。他走着，有規律地甩着點亮了的礦燈，急急忙忙地搶在前面走，想避開那些大叫大嚷、哭哭啼啼的女人們，因為她們破壞了他下礦井時一向所有的那種莊嚴的心境。就連現在，他也自己騙着自己，幻想着吊籠怎樣把他送下礦井，潤濕的潮氣怎樣觸着他的臉，他怎樣用礦燈照着在斜坡上奔流的黑色的水和覆着一層油光光的、柔軟的煤層的支柱，沿着靜悄悄的巷道來到工作面。他在工作面上脫下礦工服，把它摺好，斫一個缺口，就去開採軟軟的、可以煉焦的煤。過了個把鐘點，就會有一個大叔，瓦斯測定班班長，到工作面來看他，問道：“怎麼樣，在開採嗎？”於是他就擦了擦汗，微微笑了一笑，說道：“不然怎麼辦呢，我活一天，總要開採一天。我們坐一會吧，休息休息。”他們在氣窗旁邊坐下，放下礦燈，通風的氣流柔和地吹拂着他那黧黑的、因為汗水而發亮的身体，他們閒談着氣炭、新的巷道、

基本平巷上的頂板，拿通風管理員開玩笑。後來大叔說：“瞧，公山羊^①，我們已經坐了整整一班的時間啦，”說了就用礦燈照着走了。他就說：“去吧，去吧，老朋友。”自己也拿起鶴嘴鋤，在柔軟的、烏黑的煤屑裏順着礦紋開採起來。這樣的工作做了四十年，這難道是開玩笑！但是不管癩腿的老頭怎樣急急忙忙地走着，女人們仍舊沒有落在他的後面。只聽見一片哭聲和尖叫声；不多一會大夥已經走到井口棚的淒涼的瓦礫場跟前。自從那一天面色蒼白、矮胖、雙手發抖、年輕時做礦工長的時候建造了這座井架的塔塔林諾夫工程師親手用炸藥炸掉井口棚以來，柯茲洛夫一次也沒有到這裏來過。這是在德國人到來以前兩天的事情。

柯茲洛夫望了望四周，不自覺地脫下了帽子。女人們嚎哭着，騷動着；冰冷的細雨落在老頭的禿頂上，弄得頭皮怪癢的。他覺得，女人們

① 柯茲洛夫的俄文 Козлов 是從 Козел（公山羊）化出來的。這真是開玩笑的稱呼。